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五回 嚴嵩相術媚君

卻說海瑞喪母，幸賴張氏維持家事，海瑞守制在家，奮志經史，暫且按下不表。再說那正德皇帝自接位以來，天下承平。帝性好色，耽於安逸，選民間女子萬人，以充宮掖。只是無子，不以為憂。其時帝正在昏迷之際，雖有三五大臣亟諫，勸其早建儲嗣，帝只不聽。未幾，帝有疾，皇后大恐，每對帝言及國儲之事。帝曰：「方今諸王正盛，虎視眈眈於寶位。朕若揀近派之子建儲，恐啟諸王之釁，故未有定議。今朕病矣，儲嗣故宜早建。微卿言，朕竟忘之矣！」於是，宣文華殿大學士朱琛進宮密議。

這朱琛亦是宗室親臣，原是太祖嫡派，為人忠直耿介，故帝甚信之。今宣進龍榻之前，屏退內侍，問道：「寡人心有隱憂，卿能知否？」朱琛俯伏奏道：「陛下之隱憂，臣竊料之。」

帝曰：「卿事朕最久，必知朕意，卿試言之。」朱琛道：「臣竊料陛下以皇嗣為慮，不知有當聖意否？」帝道：「真知朕心者也！」敕令平身，近榻問話。朱琛謝了聖恩，立於龍榻之側。

帝曰：「朕登九五以來，曾未見後宮誕育。今年老病沉重，誠念皇業之艱難，欲建儲嗣以承大統，不知宗室中誰最賢德，可堪入嗣朕躬，試舉為朕言之。」朱琛道：「陛下欲立近派，則在諸王之中立其最長者。若欲立賢能仁睿者，則訪察外藩，若有此等賢能，宣入朝來，陛下面訓，以承大統，則天下幸甚矣。」

帝曰：「朕見諸王之中子弟輩，各皆安逸慣習，不知治道。若以之主，則天下生靈不勝其苦矣。且諸王之中，每懷虎視之心，若立一人，餘者則各相謀為不軌，立起爭端，不特不能安天下，承社稷，適足以滋外患而傾宗廟矣。故欲訪察外藩而入繼。卿歷事年久，訪探必悉，倘有賢能堪紹大統，為朕言之。」朱琛道：「臣昔奉命豫章時，曾見信陽王之裔孫朱某某，賢能廉介，禮賢下士。今現為吉州別駕，所在大著仁聲，百姓倚之如父母。」

陛下誠能召入，以紹大統，則天下幸甚矣。」帝便問別駕朱某某為誰。朱琛奏道：「文皇帝朝見有五服親王，俱蒙分封藩鎮，維屏國家。信陽王乃文皇帝之從弟，分封於廣信。今朱某某乃信陽王之七世孫也。信陽王傳失爵，故朱某某以廕生授吉州別駕。昔臣在豫章，常與朱某某計及大事，無一不知，所言事多奇中。性且廉儉，不事奢侈，好交結名流，是以知其能統天下者。不知陛下聖意如何？」帝曰：「如卿所言，足當入嗣大統，即可召之入朝。」便欲發詔往宣。朱琛奏曰：「陛下要召朱某某，若以詔召之，是速其禍。」帝問：「何故？」琛曰：「今諸王日恒耽耽於寶位，恨不得陛下立時賓天，好爭大寶。今恩詔一出，滿朝無不知之。倘有妒忌者，或遣亡命邀殺於路，此際如何是好？是欲貴之，反陷之也！有失陛下大事。此決不宜發詔迎入明矣。」帝聽了沉吟半晌，乃道：「卿言不錯，然則如何萬全？為朕言之。」琛曰：「以臣愚見，不若以反問之計行之，可保無虞。」帝問：「何計？」琛曰：「陛下令發緹騎，將他鎖拿回京。眾人不解何故，皆恐波及。再著一人與他隨行，如此則可保其來京矣。伏望陛下睿裁。」帝點頭稱善，計議已定，朱琛謝恩。

次日，帝傳旨，著廷尉發緹騎三十名，兵部差官持火票一紙，立即到江西鎖拿吉州別駕朱某某到京問話。親封紫金鎖鏈九條，然後一並前往。原來皇家分藩的，向有規矩：凡是皇上宗室親派，不問所犯何事，理應拿問者，皆從大內發出紫金鎖鏈，然後緹騎方敢拿人。此際兵部差官奉了金鎖，領著緹騎，一路望著江南大路而來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那吉州別駕朱某某，初生時紅光滿室，異香經數日不散。及長，又生得面如冠玉，唇若塗朱，龍眉鳳目，兩耳垂肩，兩手過膝，真乃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。自幼便有大志，為人至孝，以父蔭得今職。朱某某自為吏治民，民愛之如父母，在這吉州一十六載，雖三尺之童，無不喜他。當下正在公堂議事，忽報朝廷緹騎差至。朱某某聽得，不知何故，不覺失色，只得出迎。

那差官到了堂上，口宣皇帝聖諭，朱某某急忙俯伏在地。

差官高聲道：「欽奉聖旨，鎖拿罪官朱某某進京問話，不得稽延！」說畢，就有緹騎將朱某某衣冠剝下，取出紫金鎖，將朱某某鎖了，不容分說，竟自蜂擁出了署門而去，望著大路進發。

將印信交於該撫，令人委署。此際朱某某魂不附體，又不知所犯何事，只是暗中自忖，滿腹驚疑。然既鎖拿，只得由他們所為，遂一路上望著江南進發。那些差官緹騎知道他本是宗室，是以格外徇情。自在公衙上了鎖之後，一路都是擁護而行，並不把那囚車與他坐，這個是官官相護留情之處。所過地方，守土之員亦來迎送，皆因各人知他為人好處，是以有此。朱某某幸賴他們留情，在路上倒不覺十分淒楚，暫且按下。

卻說江西廣信府分宜縣，有一人姓嚴名嵩，家住城內，年紀三十餘歲，父母雙亡，家資有限。這嚴嵩又喜交遊，揮金如土，不幾載就弄得上無片瓦，下無立錫之地，流落江湖，無可資生，乃以測字相面為生，夕日在江西一帶地方混過日子。此人胸中略有才學，且口才舌辯大有過人者，所以在江湖上，很可以混得過去。

這日，恰好嚴嵩正出門做生意，將布篷撐起，擺在路上打尖鬧熱之處，好去趁錢。誰知這日就是兵部的差官，領著緹騎押解朱某某起身。時已將午，一行人到了打尖之處，各皆下馬落店，用點心飲酒止饑解渴。嚴嵩正坐在篷子內，一眼看見了朱某某，不覺悚然起敬，自思：「此是一個大貴人的相格，何以如此？」遂隨入店內來。只見朱某某紅光滿面，紫氣沖霄，暗思此人不是等閒富貴，乃是九五貴格。觀此氣色，早晚就是一個帝王的，如何反在縲紲之中？甚屬不解。心中此時自恨無由可入，況是個犯官，不敢上前說話。乃在桌子對面坐下，喚人取酒過來，飲下三杯，乃佯作醉狀，朗聲笑道：「人人說我是個神仙，怎麼並無一人知我，前來問問休咎？」

朱某某聽了，忽然觸動隱情，便對桌問道：「先生會陰陽麼？」嚴嵩道：「相面第一，命理卦理，瞭如指掌。」朱某某道：「在下正有一件心事，待問休咎，先生肯見教否？」嚴嵩笑道：「不用尊駕開口，便知心事。」朱某某道：「你試說來，如果靈應，厚謝先生。」嚴嵩道：「亦不用說出，只我寫在紙上，務要合著你的心事才算呢！」眾人聽了，都要試他的靈驗，齊聲合口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如果靈驗，我們大家都要問問休咎。」嵩道：「沒有紙筆，如何寫得？」其時店小二在旁說道：「有，有。」遂三腳兩步，把紙筆取了來。嚴嵩取紙在手，蘸飽了筆，寫了幾句：君忽憂中我更樂，縲紲雖加非罪過。十年民牧歡太平，一日沖霄歸鳳閣。憂憂憂，樂樂樂，一判今人不覺，此會祥雲龍見角。

寫畢，又在旁寫了幾行小字，其略云：「若問休咎，今日卻見紫氣沖天，面有紅光，逢凶化吉。雖有驚恐，日後大安。」

遞與朱某某手上。朱某某接了來看，不禁大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

於是眾人也要爭看，朱某某將紙遞了出來。眾人看了，幫道：「靈驗。」內中差官，看他靈驗，也向嚴嵩求問前程。嵩向他面上看了幾下，說道：「好好好，得官早！」乃執筆寫了幾句道：羨君高耳有浮輪，即日當朝一品臣。刻下身曾與日並，今齊也要伴龍孫！

寫畢，遞與差官看了，不覺驚得呆了。自思此人如此靈驗，莫非是個神仙前來點化我們不成？遂與朱某某來到樓上，攜了嚴嵩，細細問他休咎。嵩道：「相貌乃是一定之格，不能強說得的。若要知其人如何心事，則以理機窺之，無不吻合。」朱某某道：「先生，你可知我是個什麼人？」嵩道：「只要尊駕寫上一個字來，我便知道。」朱某某便隨口說了一個「問」字。

嵩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再請尊駕親手寫一個字來，合測便知。」

時朱某某手拿鞭竿，即向地上一畫。嵩連忙跪下說：「小相士有目無珠，伏望萬歲恕罪！」朱某某急止之曰：「我乃犯官，如今被拿進京的，怎麼說我是萬歲？這就是不驗了。」嵩道：「你說不驗，待我解與你聽：頃言『問』字者，以手按著左邊，是這個君，又以手按著右邊，仍是個君字。左看是君，右看還是君。土上加一，就是一個王字。豈不是君王麼？是以知之。」

朱某某大笑道：「先生錯解矣！」遂問道：「今我被拘至此，此去京城可能生還否？」嵩將一紙寫了篇言語，遞與那朱某某觀看。朱某某接來展開細讀一遍，不覺滿面喜色。那差官不知其故，便接過手來仔細看去，見了不覺吐舌。正是：因此幾句話，歡喜上眉尖。

畢竟這嚴嵩寫的是什麼言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